

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寫作背景考辨

A Study on 〈Imperial Commissioner Liu Letter〉 Writing Background of Yan Zhen-Qing

林家男

Lin, Chia-Nan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

摘要

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為藍箋墨本，八行，四十一字，無書寫年月，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，與〈祭姪稿〉為傳世唯二可信之顏氏行書墨跡，深受世人所寶重。

本文以〈劉中使帖〉的寫作背景為論述主軸，藉由史料文獻來條理相關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的關係與脈絡，期能更貼近顏真卿書寫此作的局勢處境，從而使觀者能更進一步欣賞此一唐代名跡的情感內涵。

【關鍵詞】顏真卿、劉中使帖、舍利將軍

前言

〈劉中使帖〉的寫作內容依臺北故宮博物院所編《故宮法書新編五·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》釋文¹：近聞劉中使至瀛州，吳希光已降，足慰海隅之心耳。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，舍利將軍擒獲之，吁！足慰也。〈劉中使帖〉全文四十一字僅「期」、「所」、「圍」三字部分筆畫略有減損，但仍可識讀，其餘三十八字完好，是歷經千年滄桑之變一幸也。

一、劉中使即劉清潭

依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所編《故宮法書新編五·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》附記²：此帖又稱〈瀛州帖〉，著錄首見於宋代《宣和書譜》，原件並無書寫年月，考其內容，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叛亂有關，時間約在唐代宗大曆十年（西元七七五年）歲末，當顏真卿聽聞田承嗣之黨羽盧子期被舍利將軍王武俊擒、吳希光投降及唐廷派劉中使（劉清潭）宣慰瀛州後，即以寬慰激動的心情寫下此帖。

按劉中使³即劉清潭（？-779），代宗朝得寵宦官，大曆十三年（778）五月獲代宗賜名忠翼⁴。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，癸亥，德宗即位，閏五月丙申，劉清潭即遭德宗除名長流，即行，民眾數千人譟聚於市里，甚以瓦礫投擊之，捕賊尉不能止，遂遭賜死於藍田驛前。《舊唐書》亦有劉清潭傳述，附於卷一百十八《黎幹傳》⁵後，有稱「天憲在口，勢迴日月，貪饕納賄，貨產巨萬。大曆中，德宗

¹ 何傳馨等編，《故宮法書新編五·唐 顏真卿墨蹟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4年12月），82頁。

² 同註1。

³ 維基百科：中使是中國古代皇帝自皇宮中派出的使者，多由宦官擔任。宦官以使者身份居書記機要之位，皇宮的文書詔令都要通過宦官的祕書系統，也因此常成為宦官專權的途徑。中使在唐朝始具規模，朝廷依靠宦官管理各藩鎮，設監軍宦官監視節度使。

⁴ 《舊唐書卷十一 代宗本紀》載：（大曆十三年）五月戊午，宦官劉清潭賜名忠翼。

⁵ 《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黎幹傳》載：黎幹者，戎州人。始以善星緯數術進，待詔翰林，累官至諫議大夫。尋遷京兆尹，以嚴肅為理，人頗便之，而因緣附會，與時上下。大曆二年，改刑部侍郎。魚朝恩伏誅，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、本管觀察使。至江陵，丁母憂。久之，

居東宮，(黎)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搖。及是，積前罪以誅之。」筆者查《舊唐書》中劉清潭被派遣為中使的事件記載，恰巧也都在代宗朝上，如「寶應元年，代宗初即位，以史朝義尚在河洛，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，又修舊好。」⁶又「大曆六年正月，迴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，掠人子女，所在官奪返，毆怒，以三百騎犯金光門、朱雀門。是日，皇城諸門盡閉，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，乃止。」⁷所以代宗在位期間的劉中使就是劉清潭，是可信的。

再細查《舊唐書 李寶臣傳》得知：「大曆十年，……寶臣將有節，生擒子期以獻。代宗嘉其功，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。承倩將歸，止傳舍，寶臣親遺百縑。承倩詬詈，擲出道中；寶臣顧左右有愧色。還休府中，諸將散歸，寶臣潛伺屏間，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。召入，解刀與語曰：『見向者頑豎乎？』武俊曰：『今閣下有功尚爾，寇平後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，一匹夫耳，可乎？』寶臣曰：『為之若何？』武俊曰：『不如玩養承嗣，以為己資。』……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，斬首送承嗣，立質妻孥矣！」⁸依史傳記載⁹，李寶臣將兵在磁州俘獲盧子期，並將子期獻於京師斬之，乃有代宗嘉其功，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。然而李寶臣受旨犒勞的府邸在恆州(成德軍駐地，今河北正定)，就在劉清潭要去瀛洲(今河北河間)的路上，從種種的人事時地發展都十分接近看來，「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」的劉清潭正是顏真卿所寫「近聞劉中使至瀛洲」的劉中使，但鮮有人知，劉清潭差一點到不了瀛洲¹⁰，而〈劉中使帖〉就不會是「劉」中使帖了。

會京兆尹缺，人頗思幹。八年，復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幹自以得志，無心為理，貪暴益甚，徇於財色。十三年，除兵部侍郎。性險，挾左道，結中貴，以希主恩，代宗甚惑之。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，幹結之素厚，嘗通其姦謀。及德宗初即位，幹猶以詭道求進，密居輿中詣忠翼第。事發，詔曰：「兵部侍郎黎幹，害若豺狼，特進劉忠翼，掩義隱賊，並除名長流。」即行，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，懷瓦礫投擊之，捕賊尉不能止，遂皆賜死於藍田驛。忠翼，宦官也，本名清潭，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。天憲在口，勢迴日月，貪饕納賄，貨產巨萬。大曆中，德宗居東宮，幹及清潭嘗有奸謀動搖。及是，積前罪以誅之。

⁶ 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傳》

⁷ 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傳》

⁸ 《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傳》

⁹ 《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傳》載：「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，寶臣方攻洺州，因以示城下，降之，復徇瀛州，瀛州亦降。……獻子期京師，斬之。」

¹⁰ 後來李寶臣改變了主意：「寶臣曰：『恐不能如此。』武俊曰：『朱滔為國屯兵滄州(今河北滄

二、田承嗣事件始末

再來說說田承嗣¹¹叛亂事件，今考究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中此事件相關人物記載，兩相參照，逐漸還原事件始末如下：

大曆八年(773)春正月丁丑朔，壬午，昭義軍節度、檢校右僕射、相州刺史薛嵩¹²卒，由其弟薛嶧繼任。大曆十年(775)春正月乙未朔，己酉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引誘昭義牙將裴志清叛變，驅逐薛嶧，並率眾歸附魏博。代宗旋即以昭義將薛擇為相州刺史，薛雄為衛州刺史，薛堅為洺州刺史，皆嵩之族人也。田承嗣又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，遣將兵擊，謬稱救應，實襲取之。代宗遣使魏州宣慰，令各守封疆，承嗣不奉詔。癸丑。田承嗣盜取洺州，又破衛州。二月乙丑，田遣刺客屠殺不願歸附自己的衛州刺史薛雄一家老小，酷烈無狀，人神所冤。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田承嗣已盡收薛嵩原所管的四州領地，長史屬官，任情補署，

州)，請擒送承嗣以取信。』許之。立選士二千，皆乘駿馬，通夜馳三百里，晨至滔營，掩其不備。滔軍出戰，大敗。擒類滔者，滔故得脫。自此寶臣與田承嗣、李正己更相為援，皆武俊萌之。」由此可知見，藩鎮間的利益衝突與和諧，隨時會停止，也隨時會發生！

¹¹ 《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傳》載：田承嗣，平州人，世事盧龍軍為裨校。祖璟，父守義，以豪俠聞於遼、碣。承嗣，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，累俘斬奚、契丹功，補左清道府率，遷武衛將軍。祿山構逆，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，陷河洛。祿山敗，史朝義再陷洛陽，承嗣為前導，偽授魏州刺史。代宗遣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。帝以二兇繼亂，郡邑傷殘，務在禁暴戢兵，屢行赦宥，凡為安、史誑誤者，一切不問。時懷恩陰圖不軌，慮賊平寵衰，欲留賊將為援，乃奏承嗣及李懷仙、張忠志、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，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、鄭州刺史。俄遷魏州刺史、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。居無何，授魏博節度使。

¹² 《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薛嵩傳》載：薛嵩，絳州萬泉人。祖仁貴，高宗朝名將，封平陽郡公。父楚玉，為范陽、平盧節度使。嵩少以門蔭，落拓不事家產，有膂力，善騎射，不知書。自天下兵起，束身戎伍，委質逆徒。廣德元年，東都平，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，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。嵩為賊守相州，聞賊朝義兵潰，王師至，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，懷恩釋之，令守舊職。時懷恩二心已萌。懷恩平河朔旋，乃奏嵩及田承嗣、張忠志、李懷仙分理河北道；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，充相、衛、洺、邢等州節度觀察使，承嗣鎮魏州，忠志鎮恆州，懷仙鎮幽州，各據數州之地。時多事之後，姑欲安人，遂以重寄委嵩。嵩感恩奉職，數年間，管內粗理，累遷檢校右僕射。大曆八年正月卒。詔遣弟嶧知留後，累加嶧太子少師。大曆十年正月丁酉，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嶧，舉眾歸田承嗣以叛。嶧奔於洺州，上表乞入朝，許之。至京，素服於銀臺門待罪，詔釋之。

而迅速擴張的結果似乎對日後戰局埋下了隱患。

四月，代宗下詔貶田承嗣為永州刺史，並命令河東節度使薛兼訓、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、幽州節度留後朱滔、昭義節度李承昭、淄青節度李正己、淮西節度李忠臣、永平軍節度使李勉、汴宋節度田神玉等八位節度使，犄角進軍，如承嗣不時就職，所在加討，按軍法處分。五月乙未，田承嗣部將霍榮國兵敗以磁州歸降於朝。六月辛未，田承嗣遣黨羽裴志清攻冀州，為李寶臣所降，田承嗣親自領兵圍冀州，火輜重敗逃。八月丁卯，田承嗣見麾下大將復多攜貳，倉皇失圖，上表請束身歸朝，卻旋即又遣大將盧子期攻磁州。冬十月甲子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領神策射生禁軍、使成德幽州將兵與盧子期大戰於磁州，大破之，生擒子期。十一月丁酉，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。直到大曆十一年(776)春正月庚寅朔，田承嗣再度上表請罪，才結束這短暫一年的魏博割據之亂，而顏真卿這時在湖州刺史任上，帖中所述，大都均與史合。

三、〈劉中使帖〉的書寫時間

關於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的寫作時間，朱關田《顏真卿年譜》有記¹³：十一月間，有〈劉中使帖〉。……參《舊紀》：「八月己丑，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」；「(冬十月)甲子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清水縣，大破之，生擒子期以獻。」；「(十一月)丁酉，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。」又考：八月壬戌朔，己丑乃二十八日；十月辛酉朔，甲子乃初四日；十一月辛卯朔，丁酉乃初七日。顏真卿聞盧子期被擒，吳希光降歸，蓋在十一月初七日後，惟其敘吳希光之降先於盧子期之擒，蓋出傳誤。朱關田依據《舊唐書》所記載田承嗣事件始末，考得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書寫年月應落在唐代宗大曆十年十一月初七日之後。文中也指出盧子期之擒應先於吳希光之降，顏真卿的聽聞有先後倒置之誤。今查《新唐書 代宗本紀》：「(十月)甲子，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戰於清水，敗之。……十一月丁酉，魏博將吳希光以瀛州降。」而清代趙紹祖在《金石文鈔

¹³ 朱關田：《顏真卿年譜》(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08年4月)，288頁。

卷七》¹⁴亦有識：「按盧子期之擒，在大曆十年十月；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，新舊史皆同。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於子期擒前，蓋傳聞之異耳。」朱氏、趙氏兩位皆指出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的書寫內容有時序先後之誤，但筆者以為，若以「擒獲盧子期」和「吳希光已降」的「事件時間」順序來看，顏真卿的聽聞或有先後倒置之可疑；但若從「劉中使」（吳希光已降）與「舍利將軍」（擒獲盧子期）的「身分地位」差距看來，顏真卿的書寫就是正確無誤而有分別了。

四、舍利將軍即王武俊

〈劉中使帖〉內容相當反映了田承嗣叛亂事件，帖中所述主要人物劉中使、吳希光、盧子期在《舊唐書》中都有詳細的記載，唯獨「舍利將軍」這號人物令人不解，遍查新舊唐書，無果。相對於全篇四十一字歷經千年的完好可識，這「舍利將軍」四字卻也是遍尋多史的懸疑未解，今人對「舍利將軍」為誰的解釋也各不相同。

徐邦達在《古書畫過眼要錄·晉隋唐五代宋書畫壹》按語¹⁵：考《舊唐書》之《代宗本紀》：「大曆十年（乙卯，公元七七五）十一月」，「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」。盧子期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部將。其先「霍榮國以磁州降」，承嗣命其姪田悅與子期將萬人攻磁州。時李承昭為相州刺史，使「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」。「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（李）寶臣。寶臣方攻洺州，因以示城下，降之。復徇瀛州，瀛州亦降」。均見承嗣本傳。又《李寶臣傳》云：「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，隨降洺、瀛」。因知「舍利將軍」就是王武俊。《舊唐書》說獲盧子期為李承昭，那是錯誤的。

朱關田《顏真卿年譜》〈劉中使帖〉帖考¹⁶：《舊書》卷一四二《王武俊傳》：

¹⁴ 清·趙紹祖：《金石文鈔》（谷歌圖書）

¹⁵ 徐邦達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·晉隋唐五代宋書畫壹》，《徐邦達集二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92頁。

¹⁶ 同註13，289頁。

「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」。¹⁷《新書》卷二一一《李寶臣傳》：「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，遂降洺、瀛。」王武俊為李寶臣裨將，蓋為有節主帥。舍利將軍者，蓋有節也。《舊紀》之記李承昭，與《新書》之言稱王武俊同，蓋並出於棄細擇大歸功於主帥者也。徐氏認為舍利將軍就是王武俊，但朱氏卻以為舍利將軍者，蓋有節也。

今查《舊唐書》全文，曰「有節」者凡十九則，多為「節制」或「節操」意；《新唐書》亦十九例，僅一人名犍子珣，字有節¹⁷，為黃巢之亂(875-884)人士，相去百年遠矣！

以名為「有節」者，似乎無所斬悉，只好回到關鍵人物「盧子期」的身上，細檢相關唐史中「盧子期」被俘的資料，整理如下表一。

表一 盧子期被俘相關資料列舉

原文	擒子期者	出處
(八月)己丑，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。……(十月)甲子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清水縣，大破之，生擒子期以獻。	李承昭	《舊唐書 代宗本紀》
(十月)甲子，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戰於清水，敗之。……十一月丁酉，魏博將吳希光以瀛州降。	李承昭	《新唐書 代宗本紀》
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，城將陷，寶臣發精卒赴救，擊敗之，擒子期來獻。	李寶臣	《舊唐書 李寶臣傳》
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，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，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，斬嵩巖，逸所執將四十餘人。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，遂降洺、瀛。	王武俊	《新唐書 李寶臣傳》
寶臣將有節，生擒子期以獻。	有節	《舊唐書 王武俊傳》
無磁州一戰記載	無	《新唐書 王武俊傳》
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……承昭使成德、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……，諸將與承昭夾攻……	李承昭、王武俊	《新唐書 田承嗣傳》

¹⁷ 犍子珣，字有節。雄毅喜書，善騎射。巢之難，激勵麾下，約皆死。

執子期……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，寶臣方攻洺州，因以示城下，降之，復徇瀛州，瀛州亦降。得兵萬人，粟二十萬石，獻子期京師，斬之。		
--	--	--

經上表列舉「盧子期」被俘的資料彙整，疑似擒子期「者」分別有李承昭、李寶臣、王武俊、有節等四人，而除了李承昭、李寶臣、王武俊是已熟知的人名，到底「有節」該不該以人名稱呼？蓋「有節」者，名不見唐史本紀，至於列傳，也僅出現過一過！筆者再三反覆審度各處前後文意後，似付出了一些端倪，發現同一事件在不同唐史本紀列傳中，因為史官寫作的習慣或史書編修的規則而產生不一樣的「人物」出現機制？才會造成疑似擒子期「者」竟然有四人的情況發生？遂將史書中疑似擒子期「者」四人的出場緣由，分析列述如下四點：

(一) 李承昭：依表一，李承昭單獨出現在「擒子期者」欄位的唐史有二，一為《舊唐書 代宗本紀》，一為《新唐書 代宗本紀》。但是，為何幾無學者認定他就是生擒子期的人？按「本紀」多已編年的方式記事，可清楚知道事件年月日朔，但文字過於減省，研究者多必須參閱其他列傳雜史，就如今旁查《舊唐書 李寶臣傳》：「寶臣發精卒赴救」、《新唐書 田承嗣傳》：「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……承昭使成德、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……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」，可以知道磁州這一戰，實為李承昭以統領神策射生禁軍的主帥身分，調遣李寶臣與朱滔將兵大戰盧子期軍於磁州。因此，李承昭會成為在兩唐書「本紀」中的「擒子期者」，一則因文字精簡而棄細擇大歸功於主帥者，二實為李承昭此役以統領禁軍勝戰，才會被史官設定為唯一「人物」而記載在唐史「本紀」。

(二) 李寶臣：如上表一，李寶臣單獨出現在「擒子期者」欄位的唐史只有《舊唐書 李寶臣傳》，因記載在「列傳」之事，本多以傳記主角本人的豐功偉業來立傳，但此處文字敘述仍如「本紀」一樣的精簡，遂只留下「寶臣發精卒赴救，擊敗之，擒子期來獻」等字句。而從「寶臣發精卒」可以知道，李寶臣未參與此戰，而是發派了「精卒」赴救，而就算是「精

卒」擒了子期，當然還是以成德軍節度使「寶臣」名義獻於京師。所以李寶臣也一如上述李承昭，也是文字精簡而棄細擇大歸功於主帥者的原因，才會被史官設定為唯一「人物」成為《舊唐書 李寶臣傳》中的「擒子期者」。

- (三) 王武俊：相對於上述第二點，從《新唐書 田承嗣傳》與《新唐書 李寶臣傳》「列傳」對此事件的描述可見，知《新唐書》「列傳」的史官使用較多的數字呈現與人物搭配，對於了解事件始末，更勝《舊唐書》「列傳」。於是乎，「擒子期者」呼之欲出？按《新唐書 田承嗣傳》：「承昭使成德、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……，諸將與承昭夾攻……執子期……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，寶臣方攻洺州，因以示城下，降之，復徇瀛州，瀛州亦降。得兵萬人，粟二十萬石，獻子期京師，斬之。」以及《新唐書 李寶臣傳》：「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，斬嵩巖，逸所執將四十餘人。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，遂降洺、瀛。」可知磁州一役，諸軍混戰，成德軍俘獲了盧子期，而王武俊就是李寶臣派出救磁州的成德軍領將，因此以王武俊為將的成德軍「執賊大將盧子期」來交給李寶臣，讓李寶臣降下洺、瀛二城，李寶臣再獻子期於京師，獲得代宗遣使宣勞。從降洺瀛、獻子期、得宣勞，都是王武俊領兵俘回子期交給李寶臣後帶來的重大影響，足以青史名留，所以王武俊就變成《新唐書》史官筆下的「擒子期者」。

- (四) 有節：蓋有節者，僅出現在《舊唐書 王武俊傳》。按理說，此為《舊唐書 王武俊傳》，主角應就是王武俊，何來「有節」搶鏡？再查《新唐書 王武俊傳》，竟無磁州一戰任何記載，似乎「擒子期者」非王武俊，也非王武俊部屬「有節」。再者，史官對同一事件同一人的記載，第一次出現時會連名帶姓(介紹親屬例外)來稱，第二次出現後才漸以名呼，遍查唐史本紀列傳，均不見「有節」此名，似「有節」不該以名稱呼，細審原前後文意：「大曆十年，田承嗣……遣將盧子期寇磁州，……諸軍與子期戰於清水，大破之。寶臣將有節，生擒子期以獻。代宗嘉其功，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。……寶臣親遺百緡，承倩詬詈，擲出道中，

寶臣顧左右有愧色。還休府中，諸將散歸……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。召入，解刀與語曰：『見向者頑豎乎？』……武俊曰：『不如玩養承嗣，以為己資。』……自此寶臣與田承嗣、李正己更相為援，皆武俊萌之。」原來，代宗要嘉許「寶臣將們」擒賊的「氣節」，遣使宣慰，但使臣弄巧成拙，反而導致陳寶臣與田承嗣更相為援，陳寶臣從擒賊「有節」到玩寇「喪志」，而王武俊就是在旁煽風點火之人，因而這件史事才會大篇幅的記錄在《舊唐書 王武俊傳》中。而同一件事，《新唐書》則記載在《李寶臣傳》：「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，遂降洺、瀛。……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，寶臣歸使者百縑，使者恚，抵諸道，寶臣顧左右愧甚。諸將已休，獨武俊佩刀立所下，語之故。武俊計曰：『趙兵有功尚爾，使賊平，天子幅紙召置京師，一匹夫耳。』曰：『奈何？』對曰：『養魏以為資，上策也。』寶臣曰：『趙、魏有釁，何從而可？』對曰：『勢同患均，轉寇讎為父子，咳唾間耳。朱滔屯滄州，請擒送魏，可以取信。』寶臣然之。」同一事件之始末，《新唐書》並沒有談到「有節」，敘事直而不華，但內容砍削太甚，讀之索然無味。相較於《新唐書》，《舊唐書》從「有節」到「皆武俊萌之」的情節描述就顯得虛美揚惡而生動有趣，但「有節」兩字的用法太過於簡略，容易造成識讀的不解與誤會，實則並無「有節」這一號人物。

總結上述四點，史官筆下所謂的「擒子期者」，時而是棄細擇大的李承昭、李寶臣兩位主帥，時而如王武俊、「有節」等將領，遂如清代趙紹祖在《金石文鈔 卷七》¹⁸識語：「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為主帥，史歸之功各就其人言之，亦不足異。而新書謂為王武俊所擒，舊書王武俊傳又云：『寶臣將有節，生擒子期以獻』，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，何其異耶？『有節』史既不著其姓，而此帖所謂『舍利將軍』者亦不舉其姓氏，則此二人之不幸也。」那麼顏真卿口中的「舍利將軍」究竟何人？若無名不見史傳的「有節」小將，那麼顏真卿口中的「舍利將軍」就該是王武俊？抑或如史官一樣棄細擇大的李承昭、李寶臣兩位主帥嗎？

¹⁸ 同註 14。

今查唐代無此「舍利將軍」官職名，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中均不見「舍利將軍」史料。再細查兩唐書中以「舍利」為名號之人物，得如下列表二：

表二 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中以「舍利」為名號之人物相關資料列舉

原文	舍利者	出處
李光進，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。……光進姊適舍利葛旃……光進兄弟少依葛旃，因家於太原。	葛旃 (突厥人)	《舊唐書 李光進傳》 ¹⁹
李光進，其先河曲諸部，姓阿跌氏。貞觀中內屬，以其地為雞田州，世襲刺史，隸朔方軍。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，葛旃妻，其女兄也。	葛旃 (突厥人)	《新唐書 李光進傳》 ²⁰
骨咄祿者，頡利之疏屬，亦姓阿史那氏，其祖父本是單于，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，世襲吐屯。	元英 (突厥人)	《舊唐書 突厥傳》 ²¹
骨咄祿，頡利族人也，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，世襲吐屯。	元英 (突厥人)	《新唐書 突厥傳》 ²²
萬歲通天中，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，有舍利乞乞仲象者，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，度遼水，保太白山之東北，阻奧婁河，樹壁自固。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，乞乞仲象為震國公，赦其罪。	乞乞仲象 (契丹人)	《新唐書 契丹傳》 ²³
大勃律，或曰布露。直吐蕃西，與小勃律接，西鄰北天竺、烏菟。地宜鬱金。役屬吐蕃。萬歲通天逮開元時，三遣使者朝，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。死，又冊蘇麟陀逸之 ²⁴ 嗣王。	蘇弗舍利支離泥 (勃律人)	《新唐書 大勃律傳》 ²⁵

¹⁹ 《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傳》

²⁰ 《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九十六 李光進傳》

²¹ 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傳》

²² 《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傳》

²³ 《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契丹傳》

²⁴ 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罽賓傳》：又有勃律國，在罽賓、吐蕃之間。開元中頻遣使朝獻。八年，冊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為勃律國王，朝貢不絕。二十二年，為吐蕃所破。

²⁵ 《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大勃律傳》

從上表發現，兩唐史中以「舍利」為名號之人物，除了以「蘇弗舍利支離泥」為國王全名的勃律人，其餘似是以「舍利」為名號尊稱的突厥人或契丹人，遂「舍利」是存在於當時北方邊疆民族社會中的特定詞語？依目前學界對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²⁶：

突厥的「舍利」號源於中亞波斯語或粟特語的「國王」之號，後發展為對貴族階層的泛稱。契丹繼承了突厥、回鶻的舍利傳統，將其用於標識貴族身份，不屬官稱。靺鞨「大舍利」號並非源於契丹授職，也是源自突厥。「舍利」在契丹、靺鞨、突厥三族社會的流變，揭示了6-10世紀內亞草原帝國政治形式對契丹和靺鞨的影響。

突厥、契丹、靺鞨(渤海)社會中共有的「舍利」的身分名號，學界研究普遍認為，其源於突厥從中亞學來對「國王」稱呼的波斯語或粟特語，後在突厥發展為對貴族的泛稱²⁷，後流傳演變至契丹，「舍利」是契丹各部族子弟的尊稱，而非官稱。再查《遼史》，得知遼太宗²⁸(902-947)為了治理北面部族之政，依舊俗專職，設立舍利司，掌皇族之軍政，有舍利詳穩、舍利督監、舍利將軍、舍利小將軍、舍利、梅里等職官，始見「舍利將軍」的官職名。因而從遼太宗再往上追溯，其母親述律平(879-953)有傳²⁹：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，諱平，小字月理朵。其先回鶻人糯思，生魏寧舍利，魏寧生慎思梅里，慎思生婆姑梅里，婆姑娶勻德忽王女生后於契丹右大部。婆姑名月枕，仕遙輦氏，為阿扎割只。可知在遼太祖淳欽皇

²⁶ 孫昊，〈說「舍利」——兼論契丹、靺鞨、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動〉，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，2014年4期)，52頁。

²⁷ 查突厥在唐代時稱「國王」為「可汗」，《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傳》：可汗者，猶古之單于；妻號可賀敦，猶古之闕氏也。其子弟謂之特勒，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。其大官屈律啜，次阿波，次頡利發，次吐屯，次俟斤，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，父兄死則子弟承襲。

²⁸ 《遼史卷四十五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北面朝官》：契丹舊俗，事簡職專，官制樸實，不以名亂之，其興也勃焉。太祖神冊六年，詔正班爵。至於太宗，兼制中國，官分南、北，以國制治契丹，以漢制待漢人。國制簡樸，漢制由沿名之風固存也。遼國官制，分北、南院。北面治宮帳、部族、屬國之政，南面治漢人州縣、租賦、軍馬之事。因俗而治，得其宜矣。

²⁹ 《遼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傳》(維基電子版)

后述律平五世祖述律繻思³⁰(約唐中晚期)的當時,突厥、回鶻乃至於契丹等北方游牧草原的豪貴戚族社會中就常有舍利、梅里的稱號,因知遼太宗設立的「舍利司」乃是依契丹舊俗以契丹「貴戚」子弟來掌管「皇族」軍政而名,而「舍利」就是契丹社會中存在已久的一種對貴族子弟的尊稱。

按兩唐史記載:王武俊(735-801)字元英,先祖出自契丹怒皆部落,其父親路俱於唐玄宗開元年間,與李詩等人率其部落五千帳南下要求承襲唐服冠帶,因而有詔褒美,入居薊。在武俊十五歲時,便以善騎射而有勇聞,與張孝忠(730-791)齊名³¹,二人原為安史賊將前鋒,歸後皆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,而大曆十年這場田承嗣之亂,史書記載中的「寶臣將」也只出現過王武俊、張孝忠兩人名字。但張孝忠為奚族,今查無奚族中有「舍利將軍」之稱呼,且「擒子期」之時,李寶臣使張孝忠攻取貝州³²,並未參加磁州一戰。

綜上所述,若如兩唐史記載中的「擒子期者」僅李承昭、李寶臣、王武俊等三人來論,則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中所謂擒子期的「舍利將軍」必定是王武俊。理由一,依《舊唐書》記載:「寶臣將有節,生擒子期以獻。代宗嘉其功,使中

³⁰ 維基百科:述律繻思。學者認為,早在回鶻汗國滅亡前,述律氏就已經定居契丹的遼河地區。述律繻思可能就是回鶻可汗派往契丹「督其貢賦」的監使之一,《契丹國志》所記載的「本國契丹人也」,有可能指「契丹國人」,其次「本國契丹人」與述律氏是回鶻人身份並不矛盾。述律繻思是述律平的五世祖,兩人相距已近百年,加上840年回鶻大量西遷,仍留在契丹中的回鶻族以及其後人稱自己為契丹人是很正常的。

³¹ 《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張孝忠傳》載:張孝忠,本奚之種類。曾祖靖,祖遜,代乙失活部落酋帥。父謚,開元中以眾歸國,授鴻臚卿同正,以孝忠貴,贈戶部尚書。孝忠以勇聞於燕、趙,時號張阿勞、王沒諾干,二人齊名。阿勞,孝忠本字;沒諾干,王武俊本字。孝忠形體魁偉,長六尺餘,性寬裕,事親恭孝。天寶末,以善射授內供奉。安祿山奏為偏將,破九姓突厥,先登陷陣,以功授果毅折衝。祿山、史思明繼陷河洛,孝忠皆為其前鋒。史朝義敗,入李寶臣帳下。上元中,奏授左領軍郎將,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同正、試殿中監,仍賜名孝忠,歷飛狐、高陽二軍使。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,甚委信之,以妻妹昧谷氏妻焉,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。前後居城鎮十餘年,甚著威惠。田承嗣之寇冀州也,寶臣俾孝忠以精騎數千禦之。承嗣見其整肅,嘆曰:「張阿勞在焉,冀州未易圖也!」乃焚營宵遁。

³² 《新唐書》載:「滔、寶臣攻滄州,歷年未下,擊宗城,殘之,斬二千級。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,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,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,斬嵩巖,逸所執將四十餘人。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,遂降洺、瀛。」

貴人馬承倩齋詔宣勞。」則代宗遣使宣勞擒獲盧子期的寶臣將「舍利將軍」就不會是統領神策射生禁軍的主帥李承昭。其二，以顏真卿與李寶臣(718-781)兩人之關係，雖就年齒而言，顏真卿長李寶臣九歲，但以官階來論，正二品魯郡公的顏真卿若僅以「舍利將軍」來稱呼從一品趙國公的李寶臣，似也不合情理！所以「舍利將軍」即是顏真卿對於磁州一戰大捷後，寓欣慰之情以言表，而對小他二十六歲且身為契丹子弟的王武俊的一種美稱。

五、小結

透過本文的梳理，可以了解到田承嗣對唐廷步步進逼的危急，更凸顯了顏真卿對國家的拳拳忠謹之初心，以致顏真卿在叛亂平息的好消息傳來，就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寫下：「近聞劉中使(劉清潭)至瀛州，吳希光已降，足慰海隅之心耳。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，舍利將軍(王武俊)擒獲之，吁！足慰也。」

綜觀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的寫作背景，與〈祭姪稿〉都有著一樣戰亂頻起的國情，和一樣忠義憤發的心境，造就兩者貫穿日月山河，歷經滄海桑田，而故紙宛存，誠有所如神物呵護者也。王芝在〈劉中使帖〉拖尾跋語：「書旨慷慨激烈，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」；鮮于樞又跋：「〈祭姪〉行草，而此帖正行，雖體製不同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」。白珣也說：「廩廩忠義之氣如對生面，非石刻所能髣髴」；陳振濂亦在《歷代書法欣賞》³³中的〈片紙千金的劉中使帖〉如此作結：「在唐室叛亂四起的多事之秋，顏真卿忠心國事的拳拳之心，豈必只〈祭姪帖〉有之？〈劉中使帖〉的文辭，再加上它那遒勁的線條形象，不也同樣使我們一窺忠貫日月的耿耿之心？」

中國書法中一次性的點畫線條與不可描補的書寫特性，更能直接表達書寫者的內心情感與人格特質。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點畫飛揚，真情流露，與〈祭姪稿〉同為亂世凶年中的產物，是書作形質與人格氣節高度契合的完美典範，歷經千秋萬代，至今仍一直為世人所稱道。

³³ 陳振濂，《歷代書法欣賞》(臺北：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，1991年7月)，94頁。

參考書目

- 《舊唐書》(維基電子版)
- 《新唐書》(維基電子版)
- 《遼史》(維基電子版)
- 清·趙紹祖,《金石文鈔》(維基電子版)
- 陳振濂,《歷代書法欣賞》,臺北: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,1991年7月。
- 徐邦達,《古書畫過眼要錄·晉隋唐五代宋書畫壹》,《徐邦達集二》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2005年。
- 朱關田,《顏真卿年譜》,杭州:西泠印社出版社,2008年4月。
- 何傳馨等編,《故宮法書新編五·唐 顏真卿墨蹟》,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14年12月。
- 孫昊,〈說「舍利」—兼論契丹、靺鞨、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動〉,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,北京: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,2014年4期。

